

國立北平圖書館惠存

癖齋詩存

著者敬贈

吳康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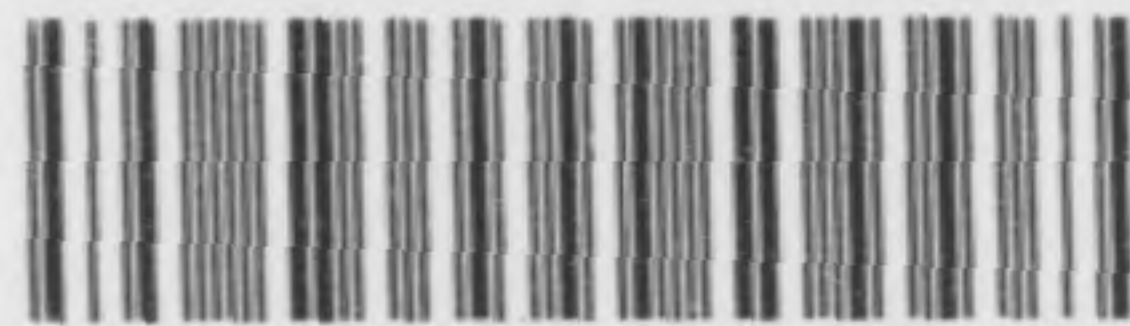
詩

之

概

述

848
167.4



3 0526 7039 9



照近者作

少小負奇志頻年受折磨河山似破碎身世祇蹉跎萬里飄零慣孤吟
感慨多烽煙何日靖渤海五風波

我本崕峒客下山已十年身頻參虎帳腰久繫龍泉建國才雖漸穢傷志
尚堅肯添揮手際氣貫斗牛邊

三十二年餘作

塵寰勢利說紛紛到底文章值幾文落魄向來同此病蒼顏憐紙紙憐君

大埔癡盒黃鳴岐自題小題



癸卯年于羊城

朱序

余讀中國名人傳，每見先哲如王陽明顏習齋輩，其初莫不以辭章一體自鳴。由辭章而義理，豈聖關賢域之路所必由乎？蓋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有才斯有識。今以黃君鳴岐孤吟感慨之作衡之：「騷人畢竟無塵俗」也。（用黃君句）黃君服務中大文科研究所，與余朝夕相共，余知其志之所之，當不以辭章一體自足；由辭章而義理，黃君其有意乎？黃君其有意乎？是爲序。

民國三十四年夏朱謙之於梅縣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

徐序

黃君鳴岐，少年英俊，頗嗜詩歌。閱華南報觀其所撰詩之概述，于歷代詩家之流變，闡述頗詳，知其平日于詩頗有研究。夫詩以言志，由漢魏以迄唐宋，詩家迭起，流派既分，體格亦異。然要其所以可傳，要不離乎詩本性情一語。而性情之所見，必視乎環境，然後可見其心之所之。近十年來，倭寇縱橫，國土淪陷，黃君身逢喪亂，每將所感觸者，寄之于詩。昔年甲申嚶社集，黃君多有作品刊出，旅饒唱和集亦不少名篇。茲者勝利而後，特彙其所作，名爲辭庵詩存，蓋敦吾夙好，有風濤雨晦，雞鳴不已之概。吾閱其詩，覺其言出于本真，可以見真性情，並非規規然于某家某派類于優孟衣冠也。此日年華方盛，所造若斯，他時學

與年俱進，詩境益深精進，又豈可量耶？聊以蕪詞，弁諸卷首。
農曆丁亥四月番禺徐信符叙于廣東文獻館。

陳序

吾國詩學，興起最古，三百篇外，下逮李唐趙宋，以迄明清，代有詩人。雖其體制不同，而道志咏言則一；蓋言爲心聲，詩則其聲之和者也。苟其人天資超邁，復加學力，則其勃然不能已之情懷，自流露於筆墨吟咏之間，而莫之能遏。凡風雲之變態，巖壑之清幽，花鳥之婀娜，睨睨人情之喜笑怒罵，一寓目而心領神會，觸景生情，別有天地，不拘格調，不落言詮，清思逸韻，牢籠萬象，自足以珍之名山，傳之後世。

黃鳴岐先生，吾粵之大埔石雲溪北鄉人也。幼而穎異，性耽吟哦，稽古好學。於古人詩集詩話，罔不羅致而讀之。年未弱冠，出語即驚其長老，沉浸穠郁，詩學大進，對於一邱一壑，莫不

有囊中佳句，爲山水增長聲價，銀瓶峰清遠河山川扶輿清淑之氣，獨鍾斯人，人固謂其天才之高，庸詎知其學力之宏且博耶？

庚辰秋，余來埔，即耳其名。今夏先生以其愜意之作見贈，茲復以詩草賜示，余展讀之，如出水芙蓉，天然秀麗不假雕飾也。如京腔崑調，一唱三嘆有遺音也。又如入五都之市，光怪陸離，令人目不暇給，而美不勝收也。余素不知詩，因讀先生之詩，知其才思過人，學力獨到，眞實副其名者也，且少年英俊，君洵人傑也哉！

峇

民國三十年十月下浣梅邑陳偉吾序於大埔

黃序

癖庵主人鳴岐宗盟，作詩存有一百餘首，要將付梓了，好像和「人生」那麼偶然，和我相識。來自偶然的人生，很值得安排與維護，人們也很自然地創造增進起來了。因此之故，偶然相識的因緣，鳴岐宗盟看待得像人生那麼值得安排與維護，第一叫我寫「癖庵詩存」序。

決不是「相得益彰」的希冀，祇是「德有鄰」的對照吧，去年杪今年初，我應黃璋先生屬籌辦一種定期刊物，鳴岐宗盟亦同時應約而來；幾度過從，意同揆一，隨而有了今日面世的「青天週刊」的來由；無獨有偶，結翰墨緣，這裏也得感念黃璋先生照拂的盛情，與打點的巧合；因我和鳴岐宗盟萍水相逢，都還是他鄉之客

，假沒有這「文化工作」做媒介，想鳴岐宗盟的「癖」依然癖，我的「孤」也是孤而已。

癖，有孤的傾向；孤，也有癖的成份；孤和癖，正如松與竹的風格相似，凜烈恬然！詩存一百餘首裏的詠懷：「已怕案牘勞，趨踰更所短。豈忍竭精力，與人爭冷煖？」「同道說我勤，異道譏我腐。寧管勤與腐，我樂我自舞。」這一闕心聲已够實證「癖庵」的名不文飾，而有孤高自賞的精神。這年代，勢利紛紜，功名攘擾，人慾第一，投機至上，偶然活在這一團糟的世界裏，人道已被搪塞得牢實了。沒有勢利功名的手腕，沒有慾念投機的本領，那裏又容許你不癖不孤呢？今日的孤癖性格，已不是難能可貴，也並不見得稀奇了；很明快的目前排列着昏天黑地的糞坑穢渠，你不是蛆蟲，那你就不会合污同流，硬直直的站着，眼巴巴

的看著那糞坑穢渠裏的蛆蟲忙攢猛扒，而不思染指，又不能掃蕩，寧忍痛地掉頭而走。這種時代錯誤的精神，好是孤癖性格的養成所。可是孤癖性格是超脫塵俗的原子能，惟具有孤癖性，才有那麼「皎皎霞外」的清明耿介呢！我讀鳴岐宗盟「騷人畢竟無塵俗」詩句，又可知道「癖庵」之爲「癖庵」了。然而癖庵主人喲！性格可癖良心是不可癖的；那同是偶然活在這一團糟世界裏，站在人道搪塞了的後面的大衆，正需要你的器識才知去拯救。因爲你這裏鳴着辭章一體，這一體辭章裏面自有義理，自有器識，有辭章便有才知；本着這器識才知而服務人羣，便是性格可脫俗良心不可稱俗的地方。

寫序善感，寫「癖庵詩存」序更多感！明儒梨洲黃宗羲先生說過：「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其不知味者未嘗以甘旨爲甘旨也

；處世耻與不知味同嗜好，寧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同然者義也，理也。天下歧趨，皆由爭義理，而是非之心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特聲色臭味有據，而義理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然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義理，而後趨不入於歧途也。」我讀「癡庵詩存」後不敢說是「知味。」但可說已認識癡庵主人是「善割烹者」了。從認識的善割烹者所烹出的「甘旨」而味着，當然有所「同嗜」的。

這裏，我於「癡庵詩存」有同嗜了。今後自用着無形的義理，但願力行！就是說：我們要真心做，決心做，盡力做着有考證的事情，實現那無形的義理罷了！是爲序。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吹翼黃伯壘敬序

自序

我十五歲就開始學詩，到現在已十多年了；所作的詩，不下千首，但刪改結果，只存此寥寥的百餘首；朱謙之先生鼓勵我治義理之學，好，就此結束我的詩生活罷！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深夜。

黃鳴岐自序於廣州海珠橋畔

題雞舞齋詩草

張西滢

詞源已逐浪淘沙，修到昌黎有幾家？不信烏鵲能泣鬼，誰知雞舞久籠紗。才華矯捷誇三步，文采清新翾八叉。惜是江淹才思盡，愧無妙筆寫生花。

題雞舞齋詩集并序

楊子慶

黃君鳴岐，性質溫和，天資聰穎。幼年會從余遊，詩書以外，絕不好事嬉戲。爲文清超越俗，筆致思想，往往人所不及。每於課後茶餘，與之言談，復廓然有大志，固已以不羈之才許之。今乃有志請纓，投身戎幕，前程正未可量。其手著雞舞齋詩集，天然格調，人人共賞，無庸多費贊揚。余愛其詩，復嘉其志，用綴數行，而爲策進云。

慷慨從戎報國仇，心非投筆博封侯。雞窠昔以詩言志，虎帳今當箸借籌。墨瀉淋漓蒼赤澤，詞鋒犀利鬼神愁。中原畢竟多豪傑，一箇書生又出頭。欲將戰訊叩天工，只是愁雲漫大空。大陸浮沉誰作主？吾人憤發自爲雄。吟成雞舞詩稱白，聽罷鳳鳴劍吐紅。一紙風行催夢覺，便宜老眼不朦朧。

題雞舞齋詩稿

黃斐珊

羨君詩品實超塵，吐屬風流骨格新。東觀奇書應徧讀，西江嫡派得傳人。韓潮蘇海濤翻急，

宋鑿江花麗共珍。信是吾宗推後勁，行看著作等吟身。
齋名雞舞志堪嘉，詩稿傳自來一家。嚼徵含宮鏘雅韻，薰香摘豔騁才華。陶韋與案能深造，李杜騷壇可並誇。從此大名揚海內，留題到處定籠紗。

題雞舞齋詩集

吳寄絮女史

翩翩逸少美才華，拔萃超群筆吐花。慷慨河山悲廢址，頻仍烽火感行車。雞鳴奮舞中天影，鵲露差乘霄漢槎。他日先鞭欽衣錦，祝君萬里五雲挈。

題雞舞齋詩草

黃鶴汀

干戈擾攘煙塵際，胡馬縱橫殺伐秋。慷慨悲歌同越石，蒼涼沉鬱繼嘉州。壯懷投筆參戎幕，雅志徵詩足勝遊。譜系同源羞我拙，宗風丕振仗君猷。

從前我想把這本冊子定名為「雞舞齋詩存」；雞舞齋是我家中的書室，取晉代祖逖劉琨「聞雞起舞」的意義。後來覺得這範圍太小，不能包括我頻年飄泊底詩生活。因此決定採用「癖庵詩存」的名稱。這麼一來，從前我老師和友人們給我題「雞舞齋詩存」的寶貴文詞，現在也只好附存在這裏。

民國三十五年夏黃鳴岐誌于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

癖庵詩存

大埔黃鳴岐著

倚欄望月聞琴聲有感

誰把絲桐對月彈？欄干斜倚朔風寒。可憐戰地殷紅血，莫染空中白玉盤。

題畫

巖流石瀨水潺潺，草自青青馬自閒。最愛清風吹過後，松花如雨落溪山。

右二絕是我在民國廿六年時（十八歲）作的，幾次想把它刪去，但因爲是「時感情流露之作」，所以姑存於此。

偶成

民卅一年作

世事何須太認真，成功失敗總前因。平生只合山居好，作個清閒自在人。

贈張檢察官百焄

以下民卅二年作

啾啾枝頭鳥，又報紗牕曉。官清訟庭閒，階前花自笑。

赴饒途中感吟

年年生計逐風塵，敢向親前嘆苦辛？蒿目河山仍破碎，沿途都是可憐人！
沿途所見都是面黃肌瘦之苦力工人

題故鄉匪火燒殘圖

斷壁頽垣火劫餘，當年回憶感何如？披圖幾處痕猶在，荒草萋萋沒我廬。

詩人節弔三閭大夫

四首存一

祇爲馨馨潔己身，女嬃也竟詈申申。閭風白水終旋馬，辟芷江離未足珍。埋恨豈能終恨事？投詩我欲弔詩人！湘江歲歲風波惡，讀罷離騷一愴神！

雨後登望耕臺晚眺

披藤徐上望耕臺，展齒斑斑染綠苔。雜草遍從荒圃合，濕雲頻向晚山開。殘鐘墜地嗟人去，怪樹當門揖客來。四顧蒼茫無限

感，重農今古不勝哀！

和望耕臺下碑中詩

并序

七月初二日下午，偶散步縣府後花園，見望耕臺下有一碑屹立，細察之，鐫有五言絕詩一首云：「始植三株秀，貞蕤望欲成。春風如有托，不負歲遷盟。」味其意，似栽松詩也。歎嘉慶庚午小春日遼陰修孟題，不知何許人，迄今已百餘年矣。現荒草萋萋，滿園都是高樹，詩中所謂三株者，不知係在何處？因感和一絕焉。

滿圃皆高樹，三株辨何處？滄桑百餘年，恐化蒼龍去。

閱花月痕有感

卿卿我我費商量，總算人間夢一場。花月有痕人有恨，情天終古是茫茫！

落花步化碧集韻

三首存一

飄盡南枝與北枝，春光憔悴豈堪思？要知玉質委塵日，正是紅顏薄命時。牆角蜘蛛徒佈網，天涯遊子費吟詩。花花葉葉何須

辨，我欲携鋤一葬之。

夜話感懷

四首存一

蕭蕭落葉滿山城，客館常如醉宿醒。自歎一生癡癡甚，有人還說我聰明。

偶感

日日無聊意惘然，擬擔經卷上西天。元元到處方罹厄，安得楊枝灑大千？！

閨情

三首存一

瑤階雨過淨無塵，皎皎空中月一輪。惱煞鴛鴦池畔宿，雙雙似傲別離人。

次吳寄翠女史秋夜書感得長句八韻

山城萍跡偶勾留，轉瞬韶華又暮秋。匝地西風催落葉，滿天寒

雨怯登樓。頻將去日思來日，忍把新愁換舊愁？！千古紅顏嗟薄命，十年碧浪捲孤舟。泣殘血淚鵲聲苦，數盡更籌夜色幽。廿載茹辛成幻幻，半生含恨付悠悠。臨妝怕憶當年事，望梓誰傳遠地郵？淒絕乾坤長昧昧，青衫我亦感飄流！

題吳寄絮女史悼鴻軒吟稿

代序

武昌有一女才子，從小聰明難與比。髻齡隨宦到饒平，竟以他鄉爲故里。花前月下喜吟哦，佳句時時傳綺麗。朱門公子意紛紛，盡羨道韞才貌美。一朝納采嫁黃家，鴛牒前生結連理。從此秦樓和鳳簫，歡樂年年知有已？誰料罡風起夜闌，吹冷牙牀合歡被。柏舟一葉捲狂濤，矢節撫孤從此始。塵掩菱花廢玉顏，光陰忽忽如流水。崢嶸差幸玉麟兒，午夜燈前聊自喜。鵬程正欲期千里，叵奈懷才又夭死。痛心幾度問蒼蒼，一哭兒聲一斷腸！寂寂春深門晝閉，啁啾乳燕繞空樑。可憐廿載辛勤意，

瞬息人間夢一場！淒涼往事豈堪論？暮暮朝朝帶淚痕！新土一
 坏初長綠，斜陽山鳥弔孤魂。拋殘彩筆怕言詩，度日無聊祇弄
 孫。我來正值清和節，萍蹤偶聚甚歡悅。杜鵑啼血風淒淒，夜
 雨空階自嗚咽！我雖作詩安慰之，舊恨新愁難斷絕。自言「恍
 若曼殊僧，縱有歡腸已似冰！涼宵望月起中庭，忍聞荷花透微
 馨？靚君英俊心誠敬，愧我年來失性靈。紅魚祇合憐人間，日
 日焚香誦一經。」我聞此言長太息，我聞此言惆悵極。我今坎
 坷困山城，世路茫茫歎荆棘。同是多愁善感人，相逢何必深相
 識？一吟一和一興嗟，一字一句一戰慄。鴻飛渺渺空悲悼，無
 端寫成詩一帙。芬芳悱惻有騷音，無限餘哀毫底溢。

冬夜散步琴峯下卽景

散步琴峯下，月明夜氣清。隔離多犬吠，僻徑少人行。忍踏疏
 梅影？欣聞朗讀聲。城頭忽吹角，風露報三更。

冬夜望月有感

二首存一

起視銅魚漏已殘，隻身倚徧玉欄干。此心別有不平處，月下頻將寶劍看。

偶翻新民叢報讀惺庵感讀式微章之作不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因步韻作八章以當一哭

式微式微胡不歸？中原到處戰雲飛。葡萄醉倒沙場上，馱得輕軀戰馬肥。

式微式微胡不歸？雨花臺畔夢依稀。他年丁令歸來後，城郭人民是耶非？！

式微式微胡不歸？側身東望淚霑衣！傷時怕讀南朝史，惆悵腰肢帶減圍。

式微式微胡不歸？白山黑水不勝悲！風雲自是無常態，車駕東還那可知？

式微式微胡不歸？江南草色已萋萋。臨窗忍看桃花笑？惱煞無情杜宇啼！

式微式微胡不歸？空教閨夢到遼西。年年淚灑青衫濕，何日邊城息鼓聲？！

式微式微胡不歸？頻年戈槩欲何之？河山破碎肩仍重，夢繞鄉關淚暗垂！

式微式微胡不歸？朝朝聽慣塞笳吹。承歡菽水空勞夢，虛度年華却怨誰？！

夜歸

踏月夜歸來，里巷犬亂吠。朔風透衣寒，遊子多感慨！疏影羨梅花，獨作凌霜態。

觀「碧血黃花」話劇後

誰道絲桐入耳柔？此中盡隱古今愁！河山莽莽遍胡跡，天地茫

茫一楚囚。黑水白山遭末劫，黃花碧血炳千秋。祇今更覺烽煙惡，觸景傷懷恨不休！

和吳寄絮女史野望四絕

以下民三十三年作

雲山幾萬重？江水三千里。蘆葦正蕭蕭，漁歌隔煙起。
樹梢掛斜陽，春山忽向晚。短笛何處吹？牧子騎牛返。
江水澄如此，山泉自幽咽。造物本難平，世事復何說！
十里短長亭，鶯啼春事半。灞橋柳色新，轉瞬煙花亂。

聽雨

瀟瀟風雨離人淚，莽莽河山故國情。一夜彩雲飄已盡，曉來忍聽賣花聲？
陸游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吳庭麟祕書以古畫一幀囑題勉成三絕應之

十里長堤秋色清，煙波淼淼鏡初平。篙工繫纜沽何處？獨坐船頭看月明。

山寺鐘聲到客船，滿江風露悄難眠。倚舷翹首思何限？應感天邊月未圓！圖中畫一片月，一老人倚舷而望，若有所思。

數載飄流志未騰，浮家到處似遊僧。可憐風月舒懷慣，忘却人間愛與憎。

詩人節弔三閭大夫

杜若花開又一年，楚江風雨泣靈均。連年國破憐哀郢，欲向招魂迹已陳！

忠貞難與世浮沉，千載懷沙恨尚深。誰謂五絲堪續命？巴東猿猱有騷音！王漁洋題三閭大夫廟詩：「欲問離騷意，巴東猿夜吟。」

烽煙到處已高燒，此日忍令賦大招？數定漫勞詹尹策，時窮應嘆國飄搖！

百戰長沙近已淪，江花江草血痕新。傷時懷古情何極？揮淚天涯弔逐臣！

和黃勗吾先生題破壁處紅梅韻

爲賦梅花便斷魂，雪香無那偏愁雲。幾曾點額宮粧好？多係傷

時血淚存。壁破豈留鶴夢返？窗虛斜映月痕昏。嬌慵祇作醺醺態，往事羅浮曷足論！

七夕

一載相逢祇此回，離情未盡曙光催。劇憐女兒癡憨甚，偏向庭前乞巧來。

雨後

九月天氣涼，况值微雨後。金飈富有情，蕭颯入窗牖。久病不出門，忽爲野意誘。扶杖訪秋山，山色澄無垢。相見各茫然，一笑同清瘦。

秋夜

經天白日忽西流，一局殘棋尙未收。花影滿堦明月好，亂蛩如語話涼秋。

白沙汀外一舟橫，蘆荻蕭蕭靜有聲。明月自來還自去，更誰倚

檻訴離情！

和五華胡士明先生秋懷八首仍步杜少陵秋興元韻并序

民國三十一年秋，余在饒平曾步杜少陵秋興詩八首，當時和者，有吳寄絮女史，此詩曾登載于十月廿七日梅縣中山日報之詩詞專號中，旋又爲余編入旅饒倡和集中。今年秋，發病家中，忽接五華胡士明先生佳什多首，內秋懷八律，仍步杜詩秋興原韻，屬余依和，余也花落筆端，江郎才盡，夢縈塞外，班馬聲悲，豈復有曩日欄橋聽笛時興耶？然少年氣盛，未肯後人，因復搜索枯腸，勉成八章，鼠尾續貂，聊以塞責云耳。

西風一夜入深林，落葉蕭蕭肅氣森。塞外霜多青塚冷，邊頭笳怨玉關陰。干戈擾攘偏何意？花月閒情寄此心。已厭簷前鳴鐵馬，那堪更聽擣衣砧？！

一天涼露雁行斜，雲物淒清感歲華。蠹國有人爲虎俚，通天何處覓靈槎？且從驢背尋佳句，休向城頭聽暮笳。自是多愁愁不了，忍教瘦影對菱花？

一角危樓伴夕暉，荻花蕭瑟遠山微。飄零湖海孤忠在，寥落江天一雁飛。溪退平沙鱸有迹，家貧廢圃菊無違。可憐世亂年荒

候，怕捲蘆簾較瘦肥。

世事難憑似奕棋，紅羊浩劫不勝悲！金甌重整知何日？甲鎧專征會有時。碧海蒼茫風浪惡，黃沙浩渺羽書馳。蕭條抱病歸來後，銷盡雄心不忍思。

亂葉愁雲却後山，烽煙充塞地天間。神州未許淪蠻貊，天嶺依然抱漢關。彈鋏幾曾食有肉？撫髀祇覺愧無顏。傷時更灑新亭淚，枉把雄心許馬班。

岸幘偶來古渡頭，碧雲黃葉已深秋。峯巒徒障千里目，溪水難澆萬斛愁。莽莽河山方鐵騎，飄飄天地羨沙鷗。原知正義終降虜，佇看王師定九州。

休想雲臺紀戰功，年年都在病憂中。頭顱未老驚添雪，柳質仍消怯曉風。讀史每教忠膽赤，關心何處陣雲紅？匹夫應負興亡責，忍向嚴灘作釣翁？

拱辰東望路逶迤，夢繞西湖月滿陂。勝地已憐淪醜窟，微禽尙

喜佔高枝。傳箋共賞三都妙，鞭石誰教寸步移？可怪富臆數株柳，獨將青眼對儂垂。

詠古

西漢昔云季，賊莽乘機起。弑平復廢嬰，篡位譖天子。元后實禍魁，投匭徒已耳。子雲頂儒冠，奈何頌新美？

楊子雲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之伊

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蓋新者莽所定之國號也。

可憐朝野士，相率爲詐詭。舉世竟滔滔，

綱常已盡毀。翟公明大義，旌旗首西指。

東郡太守翟義，舉兵西誅不當攝者，移檄郡國，三輔豪傑皆應，

衆至十餘萬，莽聞雖敗卵石勢，精忠孰與比？孽生固高者，憤激不開

口。八十猶稱天，薰香哀老叟。

驃騎將軍霍光，王莽遣五威將軍親奉羊酒存問勝，勝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

，今老矣，且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哉？因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死。死時，年七十九矣。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曉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

遂趨而出。不知爲誰。伯升與文叔，

伯升劉縯字，文叔劉曄字，二人兄弟也。崢嶸本帝胄。一朝起春陵

，龍爭復虎鬪。昆陽一戰役，力能驅猛獸。誰謂怯小敵，今偏

挫頑寇。自古帝王興，懷抱未易究。

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五萬，五月到潁川，又驅諸猛獸虎豹犀

象之屬以助威武，漢將見莽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莽軍圍之數十重，劉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上衝其中堅，城中亦鼓噪而出，莽兵大潰，會大風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虎豹皆股慄，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更始黃乳兒，殺續實堪臭。

更始將軍者，名玄，春陵戴

侯曾孫也。時漢兵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玄即皇帝位，朝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從。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發，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續固爭，李軾朱鮪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秀不敢爲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

元凶尚未除，豪傑先授首。秀也隱服喪，言笑一如舊。亦有庚戌日，漸臺誅賊莽。節解更續分，萬民同鼓掌。誰知詐子輿，

邯鄲復結黨。

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百姓多信之，立郎爲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烽火遍中原，河山仍板蕩！亂子終殞滅，仁心啓湯網。

王郎誅後，收郎文書，

得吏民與！民闕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一鼓平銅馬，銅馬係賊黎庶共瞻仰。天意成東漢，洛陽新氣象。

初冬遣興

小圃菊花開，幽人日往來。蒼苔粘蠟屐，黃葉落疏槐。歲暮蟲聲切，山深國曆乖。漫言三徑好，壯志未曾灰！

偶成

我本不能飲，舉盃若有悟。淵明無絃琴，誰識此中趣？

太平寨懷古

一片荒涼地，張勳讀書處。人事幾推遷？寒鴉自來去。

初冬

千里黃雲雪意濃，寒風寒雨入初冬。籬邊瘦綻殘餘菊，澗底斜欹偃蹇松。

白居易詩：「澗雪壓多松偃蹇」偃蹇曲貌。

壁破每裁詩稿補，家貧尙喜債臺鬆。

橫牕疏影梅花放，寶鴨灰溫午夢慵。

暮冬

霜落寒江淺，山高木葉稀。釣翁偏耐冷，蓑笠守漁磯。

西北起悲風，吹下紛紛雪。青山如已老，處處添白髮。

歲暮離家感賦一律

數載飄流夢裏過，生涯回首感蹉跎。窮來偏有千篇興，病起能將萬恨磨？莽莽乾坤嗟歲暮，紛紛風雪奈愁何？劇憐此際我才別，檢點征裝涕淚多！

寒夜

限寒韻應嘯社期刊作

朔風怒號，露重更寒。嗟我無衣，敢倚玉欄？
空庭寂寞，月冷花殘。望美人兮，愁思無端。
湘簾乍捲，爐爇旃檀。誰歟夜靜？抱鉢猶彈。
我思屈子，滋九畹蘭。世猶溷濁，長夜漫漫。

甲申除夕

烽火天涯鼓角多，故園此夕奈情何？爆聲重與雞聲和，新歲潛

推舊歲過。萬事從頭須打算，一年回首感蹉跎。梅花不解人心苦，偏向窗前舞錦柯。

過關岳廟

限歌韻應嬰社期刊作

古廟斜陽策馬過，朱門剝落繞藤蘿。三分霸氣銷磨盡，四野秋風戰壘多。南渡只今餘血恨，天涯誰與哭山河？殘碑細讀摩挲遍，忠義激人感若何？

弔曾氏故居

并序

吾鄉溪之南岸，百年前，爲曾氏聚居之處，因癸巳某夕，洪水暴漲，屋宇盡淹沒，所有百餘人，均慘遭沒頂，僅一人踞床冲出，隨波逐浪，至南山遇救得免，現存數人，卽其後裔。惟一片荒涼，基跡宛然，禾黍離離，罔爲耕地。每經此，輒觸目傷心，不勝滄桑之感！因賦一律以弔之。

萬劫成灰弔古村，野花藤蔓繞頽垣。可憐遠近人耕處，尙有高低水嚙痕。滿地寒蟲如鬼泣，半林歸鳥學人言。蕭條忍話前朝事？滄海桑田總斷魂！

燕剪

翩翩素影拂簾櫳，剪出宮花別樣紅。自是趙家多絕技，果然精巧奪天工。

滿園蕭艾葉初舒，蕭艾楚詞寓意倭臣可否憑君一剪除？捎蝶穿花渾不顧，呢喃飛過故人居。

故國飄零事已非，烏衣巷口剩斜暉。春愁欲剪難爲斷，銜得嬌花落繡幃。

荷

錢

以下民三十四年作

荷原婉君子，胡爲亦勢利？形徒似孔方，不得買一醉。

有子心偏苦，無錢莫療貧。殘枝留聽雨，李義山詩留得殘荷聽雨聲愁煞渡江人。

感事

依然亭館草如茵，葉落苔封跡已陳。一自護花人去後，丹青何

處喚眞眞？！

談詩曾記倚雲根，醉筆橫斜認墨痕。啼鳥落花皆昔夢，淒涼往事感文園。

感懷

鬱鬱愁何者，臨風祇自哀！雲山皆昔夢，烽火怕登臺。貧壓身難主，年荒意漸灰。春暉何日報？碌碌喚庸才！

詩人節弔三閭大夫

忍將疾苦紀元元？又向天涯弔屈原。烽火已非周社稷，風雲猶是楚乾坤。懷沙有賦冤難雪，樹蕙無由恨尙存。淒絕此時多感慨，湘江何處可招魂！

題古太夫下馬石

路人指點我，此是下馬石。下馬人何處？萋萋草自碧。

乙酉七夕適日寇接受無條件投降捷報飛來喜賦一絕
一封捷報似風傳，徐上針樓祝凱旋。我向雙星微笑道：「人間從此也團圓。」

勝利日與陳偉吾先生同遊千佛塔

九三勝利日，乘輿探古蹟。遊屐出東門，振衣千佛塔。溪山如畫圖，秋高無塵雜。豐碑屹兩旁，摩挲共研讀。黃公具雄才，遺詩今猶馥。碑鐫黃公度先生千佛塔歌此塔南漢時，建於修慧寺。烏金鑄千佛，慈雲冀廣被。二劉固昏庸，南漢主劉晟劉鋹也用意亦獨至。風雨一千年

，曾經遭毀棄。收拾人境廬，搜出陰銘字。卒賴黃將軍，黃任寰鳩工復建置。新亭勢巍然，塔置亭中舊塔翻風致。吁嗟乎！連年敵騎，蹂躪中原。而今雖勝利，到處尙啼痕。汝佛若有靈，請急拯元元。生者安其業，死者慰其魂。一佛分一處，應不感其煩。果能顯神通，皈汝歸空門。斯時松謾謾，佛默無一言。我

自拈花笑，浩歌返前村。

車過藍關

西風黃葉古溪山，辛苦人生幾往還？千載文宗遷謫意，雪花猶認擁藍關。

夜到龍川

廿里清溪水蜿蜒，澹煙微月下龍川。山迴忽報前村到，多少狂魔吹客船？犬見客船，亂吠不已，

舟中望正相寺朱謙之院長謂彼之「奮門廿年」一書卽在該寺中寫成賦此以誌所感

孤舟曉發趁秋涼，欸乃中流望正相。

相字以一
仄代平一塔崔巍留古蹟寺後一
塔巍然

矗立相傳
建於唐代

廿年奮門記行藏。溪山幾度供吟閱？風月無常易感傷！回首故鄉雲樹遠，前途煙水正蒼茫！

溪風緊起舟中寒甚賦此遣懷

一夜溪風緊，舟中倍覺寒。日高猶擁被，水淺易生瀾。得句慵拈筆，看山勝倚欄。祇憐鄉思切，無處寄平安。

舟行數日所見多奇山異水今日朱謙之院長誤認遠山
禿樹爲塔尖戲占一絕

風順帆張槳力添，滄江如掌自安恬。舟行所見多奇景，遠樹偏疑露塔尖。

却後遊惠州西湖

却後湖山萬象疏，我來初訪感何如？秋風已老亭台樹，零落東坡舊日居。
古閣攀藤上準提，湖光潋灩草萋萋。疏鐘畢竟饒禪味，敲得遊人首盡低。

探奇徐上六如亭，

蘇東坡侍妾王朝雲葬此

埋玉當年塚尚馨。廢址祇增遊客感，

亭被敵機炸破淒涼忍讀瘞花銘？！

蘇公堤畔幾徘徊，惆悵西湖劫後灰！安得六如亭子下，月明携酒醉梅來？湖中尚有敵人未繳械

劫後過石龍

滿目荒涼景，愴然過石龍。廢墟空弔古，宿草起悲風。天迴情何極？江流恨不窮！忠奸誰與辨？往事話村翁。

黃花崗弔七十二烈士墓

八載干戈贖劫痕，登臨我特弔忠魂。荒崗幾見黃花放？夕照猶疑碧血存，颯爽英風昭日月，浩然正氣塞乾坤。墓門大書「浩氣長存」四字爲總理手筆傷心忍話當年事？點點歸鴉噪晚邨。

登六榕寺浮屠有懷秀滄星島

十年暌隔思君深，海濶天長苦獨吟。烽火只今銷宇內，論文何日見真心？登高猶賦蒼涼句，懷古空歌激楚音！落落浮屠窮望眼，却灰無數百憂侵。

不寐望月思親有感

時初入石牌中大劫後荒涼故有此感

亂後途猶阻，家遙信到遲。思親頻不寐，聞雁每生疑。月淡山逾迥，風高意共悲。生涯徒碌碌，何日遂烏私？

陰曆十月廿六日狂風疏雨天氣寒甚

作於石牌中大教授住宅區

舍外皆叢樹，迎風助雨聲。蕭條此冬日，景物太淒清。江山千里黯，風雨一宵寒。眇眇人何處？

楚河目眇
眇兮愁予

多愁怕倚欄！

雨中過黃花崗聞鳥感賦

八載艱危已度過，依然還我大山河。鳥不怕寒猶唱歌，對此黃花奈愁何？！

咏懷

余生本多病，體弱性疏懶。已怕案牘勞，趨跲更所短。豈忍竭精力，與人爭冷煖？是以近年來，世事都不管。顧獨好詩書，晝夜常爲伴，孜孜廢寢餐，萬卷堆枱滿。同道說我勤，異道譏我腐。甯管勤與腐，我樂我自舞。人生百年耳，功名等糞土。

乙酉除夕

去年除夕在家中，窻前搖曳燭影紅。兒童守歲興意濃，臘鼓催人聲鑿鑿，今年除夕客羊城，滿天風雨未曾晴。孤燈無燄映寒更，淒涼不勝故園情！

病中

（以下民三十五年作）

阿儂多病訴誰知？風雨宵深不寐時。鐵馬丁東愁攪耳，銀缸黯淡恨侵眉。十年詞賦究何益？兩字功名祇覺癡。那及歸家耕讀好，四時農事最堪思。

寄內

結髮由來豈偶然？菱花空照亂愁眠；
劇憐衣食驅人慣，辜負香衾又半年！

有寄

歛却芳思已有年，前塵回首總如煙。
憐卿憐我究何意？情網如絲亦凜然！
迢遞雲山路幾千？鸞書讀罷意纏綿。
多情轉怕爲情誤，紅豆拋殘祇喟然！

珠江竹枝詞

珠江多艇妓（以下民三十六年作）

結得鴛鴦露水中，畫船明月幾春風？
黃金已盡情隨斷，誰惜珠江淚點紅？！

榮午學兄令尊翁暨太夫人雙壽徵詩于余賦此祝之

三湘靈氣鍾南嶽，萬里稱觴識耒陽。濟世有心憑惻隱，徵題誰料到蠻荒？雙星並耀堪長慶，一筆凌雲合瓣香。正值人間春浩蕩，潤二月和風吹喜溢華堂。

哭女

小女夢玉在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世不幸於三十六年三月十四夜夭折

玉潔冰清亦枉然，匆匆花草太堪憐！傷心忍憶當年事？助乳兼旬夜不眠！小女生三日即不能吮乳時余適養病家中每夜助內子以人工哺之

涼秋九月赴羊城，戀汝聰明不忍行。誰料曇花終一現，耳邊猶聽喚「爸」聲！

接煩弟信謂慧兒死時全家老幼以及鄰舍來看之人均爲她流淚再占一絕以誌餘劬

莫說荒山幻女身，聰明原自最關情。匆匆此去歸何處？累得全家哭失聲！

詩之概述

余治詩十餘年，初欣欣然覺頗有所得。比年來竭精力以赴，始悟得一境復有一境，其幽遠深遠處，實非庸才所易造詣。因知難斂筆，退而專研讀古今名大家專集或選集。邇來對詩之源流及各家之體製，豁然若有所得，斯豈余治詩十餘年來之心得哉？述之於左，以質世之大雅君子。

詩之作浩矣繁矣，然究其源流，別其體製，則瞭然有不可混者。詩三百篇，篇章簡古，詠嘆悠長，或一物而屢陳言，或片語而三致意，此乃北方之代表文學。及屈氏興，以瑰奇浩瀚之才，屬縱橫艱大之運，因牢騷愁怨之感，發沉雄偉博之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廣譬，具網兼羅，文詞鉅麗，體製閎深，與寄超遠，百代而下，才人學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窮，史謂爭光日月，實非過譽。顧離騷則爲南方之代表文學，以地理環境之不同，及較三百篇之時代稍後，故其語句已由簡短而配以「兮」字延長之矣！

漢變騷而爲樂府。如焦仲卿詩，木蘭詩等，體雖不同，詞實並駕。蘇李河梁贈答之作，實爲五言之冠冕。而古詩十九首，畜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尙矣哉。

至魏武帝，沉雄俊爽，猶有漢晉。子桓以下，則純乎魏響矣！建安七子，雖負盛譽於一時，而才之大小，自有軒輊。

晉代則陸機、陸雲、潘岳、左思、劉琨、陶潛等，皆一時之傑，而淵明尤爲特出；東坡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余於陶公之詩，亦恰有偏好，讀東坡此評，詎不信夫！鍾嶸謂其源出應璩，成何議論？

至宋，顏延之、謝靈運、謝惠連、鮑照，皆卓卓有聲者；顏詩，惠休品爲「鍊金錯采」。康樂詩，前人評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而沈歸愚則謂「經營慘淡，鈞深索隱，而一歸自然」；蓋公放情山水之間，時遇理趣，匠心獨運，少規往則，建安諸公，都非所屑，況士衡以下哉？千古陶謝並稱，厥有由夫！宣遠詩，一味鏤刻，失之自然之致。明遠樂府，如五丁鑿山，開八世所未有，後太白往往效之。

謝朓崛起於齊，以靈心秀口，每誦名句，淵然冷然，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唐李白一生最爲低首。白嘗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拂謝朓驚人句，搔首一問青天耳」！又有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蓋「澄江淨如練」，乃謝朓之名句也。然康樂每板拙，玄暉多清俊，而詩品終在康樂下者，能清不能厚故也。降至梁陳，競以浮艷爲尙，失却溫柔敦厚之旨，漢魏遺軌，蕩然掃地矣！且格調往往似唐律，如梁元帝詠雲樓簾柳詩：「楊柳非花樹，依樓自覺春。枝輕通粉色，葉淺映紅巾。帶日交麗影，因吹掃塵塵。拂簾應有意，偏宜桃李人」。何遜慈姥磯詩「暮烟起遙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賞夕，暫解去鄉憂。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客悲不自已，江上

望歸舟。」其餘如陰鏗和傅郎歲暮還湘州、開善寺、徐陵出自劉北門行、別毛永嘉等，均如唐之五律。至於江總聞怨篇，則又開唐七律之先聲矣！北周庾子山哀時懷古，時饒清新之氣，固爲一時之作手；少陵詩云：「清新庾開府，信然。」

隋詩已愈接近近體，如無名氏詩：「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音調婉轉，宛似唐人絕句。

逮唐興，初猶承襲梁隋綺靡餘風，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然以才力不足，卒不能移風轉俗。當時有名之作家，上官儀倡六對八對之說，號稱上官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人，稱爲四傑，承江左之風流，會六朝之華采，雖亦屬辭綺錯，而視上官體則波瀾尤覺壯濶，譏之者，謂爲算博士，（駱賓王）謂爲點鬼簿，（楊炯）抑何其末也；杜甫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固可使輕薄子稍斂其狂妄之言論也。至於韻味道、李嶠、崔融、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等，亦皆爲一時之後，惟尚有陳隋之餘風耳！餘如張若虛之春江花月夜一篇，亦爲初唐之名製，此吾固不能以時代而抑低其價值也。盛唐李杜二公勃起，太白之豪逸宕麗，少陵之沉鬱雄深，始盡掃六朝綺靡之習，開一代古雅之風，天下學者，靡然從之。同時王維之雅，孟浩然之淡，高適之渾，岑參之麗，李頎之俊秀，儲光羲之閒婉，皆鐵中之錚錚者。又有王昌齡號詩天子。崔顥黃鶴樓詩，嚴蒼浪以爲七律之冠。王灣之江南意，當時以爲詩人以來，未有此作。他如常建、王之涣、賈至、綦毋潛等，亦皆爲當時之傑出者。賀知章、包融、張旭、劉春虛，則號吳中四傑。噫！開元天寶之間，而詩人抑何其多？漁洋山人嘗云：「每思高岑老杜同登慈恩塔，一時大將，

旗鼓相當，恨不願身其間，爲執鞭弭之役」；其傾倒如此，亦可想見當時風雅之盛矣！漁洋詩話曰：「盛唐諸公五言之妙，多本阮籍、郭璞、陶潛、謝靈運、謝朓、江淹、何遜。邊塞之作，則出鮑照、吳均也。唐人於六朝，率擅其菁華，汰其蕪蔓，可爲學古者之法。蓋自陳子昂追建安之風，開元之際，則張曲江繼之，李太白又繼之。沈、宋集律體之文，而王孟高岑，益爲華瞻。子美兼擅古律，是盛唐之宗矣。」大歷以下，人稱之中唐，然杜甫詩在大歷間所作最多，而大歷諸賢，故多及與盛唐詩人唱和，固難於其間分別盛衰也。及至十才子，而詩體始漸變。其在十才子之前者，當推韋應物、劉長卿爲最大家；韋閑澹簡遠，簡高而氣清；劉則爲五言長城，且常傷而不怨，亦足以發揮風雅矣！後此顧况、釋皎然，亦爲騷壇之健將；皇甫湜序顧況集曰：「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踴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常人所能爲，甚快意也」。皎然嘗以詩聞韋蘇州，韋大加贊歎。至於十才子，則又爲一派矣；但稍流於纖弱。在十才子之後，則有戴叔倫、戎昱、張繼、王建等，在大歷間亦皆有詩名。建尤工樂府，爲時所推重。及後韓愈、柳宗元出，而詩復大有可觀；韓以文爲詩，波瀾濶大，變態百出。柳如寒潭峻嶺，峭峭可喜。至於二人之優劣，而宋人則多以子厚工於退之；惟歲寒堂詩話云：「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及也」。元和間，元稹、白居易，以通俗之語入於詩，使老嫗都解，詩體又爲之一變，稱元和體。當時尤以白樂天聲價爲最重，宣帝挽詩云：「孺子解吟長恨賦，胡人能誦琵琶篇」。又一女子能誦長恨歌，遂索值百萬，其爲一代驚艷如此；乃後人或詆之曰俗，則殊失公允之評！樂天與元稹唱和之外，復與劉禹錫酬詠，故又

稱劉白，劉金陵懷古詩，及「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句，最爲宋天折服。李賀、孟郊、賈島三人，則皆爲韓愈所賞識；賀之高軒過，已使韓愈皇甫湜驚爲奇才；而孟郊當時復有孟詩韓筆之稱。至於賈島，韓愈惜其才，曾貽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閒。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可謂推崇之至矣！此外張籍、鄭合，亦皆能於元和長慶之間，元白諸人之外，別樹一體。而籍尤得名最久，爲當時詩人所宗；且早擅樂府，與王建齊名，晚乃專致力律格，晚唐諸家多效其體，同時姚武功亦爲時流所尚，惟詩至此，已全開晚唐之風格矣！

晚唐詩人，當以杜牧、李頻、趙嘏、張祐、溫庭筠、李商隱、許渾、鄭谷、韓偓、皮日休、陸龜蒙、司空圖、方干、杜荀鶴、羅隱諸家爲代表；然格調卑下，去盛唐已遠，以杜牧之才，尙不能復窺盛唐，則或時運使然哉！總而言之，四唐之體，初唐體質濃厚，格調整齊，時有近拙近板處。盛唐氣象渾成，神韻軒舉，時有太質太繁處。中唐淘洗清空，寫送流亮，七言律至是殆無可指摘，然體格漸卑，氣運日薄，則全以堆砌爲能事，而衰態畢露矣。五代詞學大有可觀，而詩則無足稱，故不具論。

宋初九僧西昆體，猶沿晚唐餘韻。至慶曆蘇子美兄弟及梅堯臣出，而後詩體始變。逮歐陽、蘇、黃之際，則大盛矣！歐陽修豪放似太白，王荊公選四家詩，以太白、少陵、退之與之並列，其推之可知矣！永叔之詩，其最自喜者，爲廬山高及明妃曲二篇，嘗曰：『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其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也。』蓋自許如此，然後人能賞識此者，則殊鮮鮮。王荊公晚年小詩，黃山谷稱爲

：「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詠味之，便覺沈澁生牙頰間」。如：「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確能使人一唱而三歎也。石林詩話曰：「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鳴綠鸕鶿起，弄日撼黃鸝嬾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鑿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袁子才譏爲門外漢，徒自損其名耳！蘇軾天才極高，爲宋一代之冠。趙翼謂：「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沈德潛亦謂：「蘇詩於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二老堂詩話：「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皆能道出蘇詩之特色。蘇詩之才力橫絕，無所不可，誠非餘子所及；然或放而不收，則亦爲公之病；所以有不逮古人之論，其在茲乎？黃庭堅詩，蘇軾嘗稱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以後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明陳師道以下二十五人，詩法相傳，而皆出自黃，後世尊之爲江西詩派始祖，有以哉！或譏之爲生澀拗硬，未盡然也。至於陳師道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南渡後詩人，以陸游、尤袤、范成大、楊萬里爲四大家。而游得名尤盛；其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闢一宗，後人常有譏其自相蹈襲者，蓋其才情繁富，觸手成吟，利鈍互陳，固在所不免也。以後四靈派，及嚴羽卿、文天祥、謝翱、鄭所南等，或留意李杜，或競尚蘇黃，或纖增纖續，或流入詭怪，此不贅述。

元代名家，稱元好問、趙子昂、虞伯生、劉靜修、楊仲弘、范德機、揭曼碩、馬祖常、陳

剛中、李孝先、楊廉夫、薩天錫、傅若金、余延心、張仲舉等不下十數家，視宋人才力不如，而篇什差勝。李東陽麓堂詩話曰：『宋詩深却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却近，顧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耳！』

明初高季迪勃興衰運，乃有擬古樂府諸篇，雖格調未遒，而意象時近，王子充曰：『季迪之詩，雋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飾，儗然塵外。』謝徵曰：『季迪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橫縱百出，開合變化』。李東陽曰：『國初稱楊高張徐，高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有卓然過之者。』又清四庫大全集提要曰：『啓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縹緲之習，而返之於古，啓實爲有力；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遠，未能鑄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啓爲何格，此則天資限之，非啓過也』。觀此諸家所計，則季迪之才可知矣！與季迪同時者，有楊基、張羽、徐賁，當時與季迪並稱四傑。又因與王行、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同居北郭，號北郭十友。然諸子皆非啓之匹也。至於袁凱，筆力豪宕，學杜而能得其自然，當時以白燕詩最負盛名，人呼之爲袁白燕，惟李空同則謂此詩爲集中最下乘者，而何大復尊袁爲明初諸詩人之冠；但王漁洋則以海叟遠非青邱之匹。逮弘正間，何景明、李獻吉出，排元撻宋，一矯以唐音，秀逸雄駿，各鼓舞一時，王維禎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掉之法者惟夢陽一人，但喜摹擬剽竊，爲後人所譏；然其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未可概爲抹煞也。餘如林鴻、李東陽、楊慎、李攀龍、王世貞、謝榛、袁宏道、鍾伯敬、譚友夏等，

亦皆爲明一代之佼佼詩人。

清初詩人，當以錢謙益、吳偉業爲最，錢詩沈鬱而兼灑麗，高情逸致，或以爲在梅村之右。吳詩於清四庫梅村集提要評之最詳，其言曰：『其少作大抵才華豐發，吐納風流，有漢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遒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庚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可謂最切當之評。惜其際遇不佳，有難言之隱；余每讀其：「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樽」之句，輒爲歎歎久之！錢吳以外，復有龔鼎孳、王彥泓、申涵光、屈翁山、陳元孝等，亦當時彰彰較著者也。翁山詩，沉鬱頓挫，淵源老杜，尤爲諸家之冠，豈獨嶺南詩人而已哉？其當時不能叱咤一世者，實因其反清而爲俗流所妒耳！以後則有宋琬、施澗章二人，雄視南北，有南施北宋之目。逮王士禛出，獨標神韻，籠蓋百家，其聲望更足以奔走天下，學者尊爲一代正宗，雖身後毀譽交併，然論者仍謂士禛之在清，如宋之有東坡，元之有道園，明之有青邱，屹然爲詩壇一大偉人。餘如朱竹垞、趙執信、查初白，及乾嘉間袁枚、蔣士銓、趙翼、張問陶、杭堯浦、厲太鴻、清末黃遵憲、陳散原等，皆曾鼓舞一時，而在詩史中不可泯沒者。

悠悠數千年，詩體之變，由樸而華，由簡而繁，其源流之自來，其體製之不同，一朝一代，不容相混，慧心人自能一目瞭然也。至於民國後舊詩之命運與新詩之運動，當另文評之。

附評語

詩者人也（朱謙之）

源原本本別有會心（詹安泰）

標舉詩家長處妙能以閒婉之筆出之非寢饋功深者不能爲此（譚炳堃愚生謹識，三十五年夏月）

歷代詩流悉奔腕下黃子可謂善於治詩矣（黃易吾）

讀破萬卷評論中寔足見對詩學甚有心得（伍漢揚）

許學夷謂：「應璩百一詩，用魚虞二韻，中有云：『前者驛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酒焚枯魚。』與靖節相類。又三叟詩，簡樸無文，中具問答，亦與靖節口語相近。瞻蓋得之於國黃間耳。」（詩源辯體卷六）王肅山評陶詩擬古迢迢百尺樓篇云：「此眞百一詩中傑作，鐘磬一品，千秋論定矣。」近人許文雨謂：「記室品第之說，第以其卷次求之，殊多未盡。彼之心目中固尚有明劃之三派焉；一派爲正體詩，以曹子建爲首……一派爲古體詩，以應璩爲首……一派爲新體詩，以張華爲首……同派必表源流，卽非同卷，亦絕無源下流上之例。此應璩陶潛以簡樸同其體系者，雖曰青出，終當共廁一卷也。」作者譏記室：「成何議論？」爰一述之。（楊偉績）



著 者：大埔黃鳴岐

廣州市西湖路卅二號

印 者：文光印刷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18
37.4

18
37.4